

二刻拍案驚奇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三十二

張福娘一心貞守 朱天錫萬里符名

詩云 耕牛無宿草 倉鼠有餘糧

萬事分已定 浮生空自忙

話說天下凡事皆繇前定，如近在目前，遠不過數年，預先算得出，還不足爲奇，儘有世間未曾有這樣事，未曾生這個人，幾十年前先有前知的道破了，或是幾千里外，恰相湊着的，真令人夢想不到，可見數皆前定也。且說宋時宣和年間，睢陽有一官人，姓劉名傑，與孺人年皆四十外了，屢生子不育，惟利得一幼

女劉官人到京師調官去了，這幼女在家，又得病而  
歿，將出瘞埋。孺人看他出門，悲痛不勝，哭得發昏，倦  
坐椅上，只見一個高髻婦人，走將進來道：「孺人何必  
如此悲哭？孺人告訴他，屢喪嗣息，止存幼女，今又夭  
亡，官人又不在家，這些苦楚，那婦人道：「孺人莫心焦，  
從此便該得貴子了。」官人已有差遣，這幾日內就歸，  
歸來時節，但往城西魏十二嫂處，與他尋一領舊衣  
服，留着待生子之後，借一个大銀盒子，把衣裙鋪着，  
將孩子安放盒內，畧過少時，抱將出來，取他一个小  
名，或是合住，或是蒙住，卽易長易養，再無損折了，可

今世此輩  
婦人如此

兼說者儘  
有乃應驗

則必不誤  
耳

牢牢記取老身之言。孺人婦道家心性，最喜歡聽他的。是這些說話，見話得有枝有葉，就問道：「姥姥何處來的？曉得這樣事。」婦人道：「你不要管我來處去處，我憐你哭得悲切，又見你貴子將到，故教你个法兒，使你以後生育得實了。」孺人問高姓大名，後來好相謝。婦人道：「我慣救人苦惱，做好事，不要人謝的。」說罷，走出門外，不知去向。果然過得五日，劉官人得調滁州。法曹掾歸到家裡，孺人把幼女夭亡，又逢着高髻婦人的說話，說了一遍。劉官人感傷了一回，也是疾怕了兒女的心腸，見說着婦人之言，便做个不着，也要

試試看、况說他得差回來、已此准了、心裡有些信他、次日卽出西門、遍訪魏家、走了二里多路、但只有姓張姓李、姓王姓趙、再沒有一家姓魏、劉官人道、眼見得說話作不得准了、走回轉來到了城門邊、走得口渴、見一茶坊、進去坐下、喫个泡茶、問問主人家、恰是姓魏、店裡一个後生是主人之侄、排行十一、劉官人見他稱呼出來、打動心裡、問魏十一道、你家有兄弟麼、十一道、有兄弟十二、劉官人道、令弟有嫂子了麼、十一道、娶个弟婦、生過了十个兒子、並無一个損折、見今同居共食、貧家支撐、甚是煩難、劉官人見有了

十二嫂又是个多子的，識兆相合，不覺大喜，就把實情告訴他，說屢損幼子及婦人教導，向十二嫂假借舊衣之事，今如此多子，可見魔樣之說，不為虛妄的。十一見是个官人，圖个往來，心裡也喜歡，忙進去對兄弟說了。魏十二就取了自穿的一件舊絹中單衣出來，送與劉官人。劉官人身邊取出帶來紙鈔二貫，答他。魏家兄弟斷不肯受道，但得生下貴公子之時，喫杯喜酒。日後照顧寒家照顧勾了。劉官人稱謝，取了舊衣回家，不多幾時，孺人果然有了妊孕，將五个月，夫妻同赴滁州之任。一日在衙對食，劉官人對

人道依那婦人所言，魏十二嫂已有這人舊衣，已得生子之兆，顯有的據了，却要個大銀盒子，吾想盛得孩子的盒子也好大哩，料想自置不成，甚樣人家有這樣盒子，好去借得，這却是荒唐了，孺人道正是這話，人家料沒有的，就有我們從那里知道，好與他借，只是那姥姥說話，句句不妄，且看應驗將來，夫妻正在疑惑間，劉官人接得府間文書，委他查盤滁州公庫，劉官人不敢遲慢，分付庫吏取齊了簿籍，凡公庫所有，盡皆簡出，備查滁州荒僻，庫藏蕭索，別不見甚好物，獨內中存有大銀盒二具，劉官人觸着心裡，又

疑道何故有此物事、試問庫吏、庫吏道、近日有个欽  
差內相譚稹到浙西公幹、所過州縣、必要獻上土宜、  
那盛土宜的、俱要用銀做盒子、連盒子多收去、所以  
州中備得有此、後來內相不打從滁州過、却在別路  
去了、銀盒子得以不用、留在庫中收貯、作爲公物、劉  
官人記在心裡、回與孺人說其緣故、共相詫異、過了  
幾月生了一子、遂到庫中借此銀盒、照依婦人所言、  
用魏十二家舊衣襯在底下、把所生兒子、眠在盒子  
中間、將有一个時辰、纔抱他出來、取小名做蒙住、看  
那盒子底下、鐫得有字、乃是宣和庚子年製、想起婦



人在睢陽說話的時節，那盒子還未曾造起，不知爲何他先知道了。這兒子後名牟健，字正甫，官到兵部侍郎，果然大貴。高髻婦人之言，無一不驗，真是數已前定。并那件物事，世間還不會有。那貴人已該在這裏頭，眠一會，魔樣得長成，說過在那裏了，可不奇麼。而今說一個人在萬里之外，兩不相知，這邊預取下的名字，與那邊原取下的竟自相同，這個定數，還更奇哩。要知端的，先聽小子四句口號。

有母將雛橫遣離，誰知萬里遇還時。  
試看兩地名相合，始信當年天賜兒。

娶妻  
不  
自  
法  
子

這回書也是說宋朝蘇州一個官人，姓朱，字景先，單諱着，一個銓字，淳熙丙申年間，主管四川茶馬使，有一個公子名遜，年已二十歲，聘下妻室范氏，是蘇州大家，未曾娶得過門，隨父往任，那公子青春正當強盛，衙門獨處無聊，愁念如火，按納不下，央人對父親朱景先說，要先娶一妾，以侍枕席，景先道：「男子未娶妻，先娶妾，有此禮否？」公子道：「固無此禮，而今客居數千里之外，只得反經行權，目下圖個伴寂寥之計，他日娶了正妻，遣還了他，亦無不可。」景先道：「這個也使得，只恐他日溺于情愛，要遣就煩難了。」公子道：「說過了。」

話男子漢做事一乃兩段有何煩難。宗先許允公子  
遂托衙門中一個健捕胡鴻、出外訪尋。胡鴻訪得成  
都張姓家裡有一女子、名曰福娘、姿容美麗、性格溫  
柔、來與公子說了、將着財禮銀五十兩、取將過來爲  
妾。福娘與公子年紀相做、正是

少女少郎 其樂難當

兩情欲愛、如膠似漆、過了一年、不想蘇州范家、見女  
兒長成、女界遠方、隨任、未有還期、恐怕擔閣了兩下  
青春、一面整辦妝奩、父親范翁、親自伴送到任上、成  
親、將入四川境中、先着人傳信、到朱家衙內、已知朱

正人亦  
類云  
非有此

公子一年之前，娶得有妾，便留住行李，不行寫書去，與親家道。

先妻後妾，世所恒有，妻未成婚，妾已入室，其義何在？今小女于歸，戒途吉禮將成，必去駢枝，始諧連理。此白。

看官聽說，這個先妻後妾，果不是正理。然男子有妾，亦是常事，今日既已娶在室中了，只合講明了嫡庶之分，不得以先後至有僭越，便可相安，才是處分得妥的。爭奈人家女子，無有不妬，只一句有妾，即已不相應了，必是逐得去，方拔了眼中之釘，與他商量，豈

能相容，做父親的，有大見識，當以正言勸勉，說賸妻雖賤，也是良家兒女，既已以身事夫，便亦是終身事體，如何可輕說一個去他，使他別嫁，亦非正道。到此地位，只該大度含容，和氣相與，等人頌一個賢惠，他自然做小伏低，有何不可。若父親官如此說，那未婚女子，雖怎生嫉妬，也不好添添癩癩，就放出手段，要長要短的，當得人家父親，護着女兒，不曉得調停爲上。正要幫他立出界牆來，那管這一家，增了好些難處的事，只這一封書去，有分交。

錦、窩、愛、妾、一、朝、劍、折、延、津、遠、道、孤、兒、萬、里、珠、還、

正是世間好物不堅牢，  
綠雲易散琉璃碎。  
無緣對面不相逢，  
有緣千里能相會。

朱景先接了范家之書，對公子說道：我前日曾說過  
的，今日你岳父以書相責，原說他不過，他又說必先  
遣妾，然後成婚，你妻已送在境上，討了回話，然後前  
進，這也不得不從他了。公子心裡委是不捨得張福  
娘，然前日要娶妾時，原說過了娶妻遣還的話，今日  
父親又如此說，丈人又立等回頭，若不遣妾，便成親  
不得，真也是左難右難，眼淚從肚子裡落下來，只得

把這些話與張福娘說了，張福娘道：當初不要我時，憑得你家，今既娶了進門，我沒有得罪，須趕我去，不得，便做討大娘來時，我只是盡禮奉事他罷了，何必要得我去？公子道：我怎麼捨得你去？只是當初娶你時，節原對爹爹說過，待成正婚之日，先行送還。今爹爹把前言責我，范家丈人又帶了女兒住在境上，要等送了你去，然後把女兒過門，我也處在兩難之地，沒奈何了。張福娘道：妾乃是賤輩，唯君家張主君家，既要遣去，豈可強住，以阻大娘之來，但妾身有件不得已事，要去也去不得了。公子道：有甚不得已事？張

已言於前  
矣

未嘗非其  
處之見

高道前妾身上已懷得有孕，此須是君家骨血。妾若  
回去了，他日生出兒女來，到底是朱家之人。難道又  
好那里去得不成，把似他日在家守着，何如今日不  
去的。是公子道：你若不去，范家不肯成婚，可不擔闢  
了一生婚姻正事，就強得他肯了進門，以後必是沒  
有好氣相待，你刻薄起來，反爲不美，不如權避了  
出去，等我成親過了，慢慢看個機會，勸轉了他，接你  
來同處，方得無碍。張福娘沒奈何，正是

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繇他人。

福娘主意不要回去，却是堂上主張發遣，公子一心



要遵依丈人說話，等待成親。福娘四不拘六，徒增些  
哭哭啼啼，怎生撇強得過，只得且自回家去守着。這  
朱家卽把此信報與范家，范翁方纔同女兒道發。晝  
夜兼程，行到衙中，擇吉成親。朱公子男人心性，一似  
荷葉上露水珠兒，這邊缺了，那邊又圓，且全了范氏  
位儷之歡，管不得張福娘，他離之苦。夫妻兩下，且自  
過得恩愛。此時便沒有這妾也罷了，明年朱景先茶  
馬差滿，朝廷差少卿王渥交代，召取景先還朝。景先  
揀定八月，淮任。此時福娘已將分娩，央人來說，要隨  
了同歸蘇州。景先道：論來，這子，原該帶了同去。

此處分方  
是

爲此論中生產好生不便且看他造化若得目下  
爲此任好帶去了福娘再三來說已嫁從夫當時只  
爲這取大娘暫回母家原無絕理况腹中之子是那  
个的骨血可以弃了竟去麼不論卽產與不產嫁雞  
逐雞飛自然要一同去的朱景先是仕宦中人被這  
女子托正理來講也有些說他不過說與夫人勸化  
范氏媳婦要他接了福娘來衙中一同東歸范氏已  
先見公子說過兩番今翁姑來說不好違命他是詩  
禮之家出身的曉得大體一面打點接取福娘了怎  
當得

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

公子罪之  
以也

朱公子是色上要緊的人，看他未成婚時，便如此忍耐，不得急于取妾，以致害得個張福娘，上不得，下不得，豈不是個喉急的？今與范氏夫妻，你貪我愛，又遣了張福娘，新換了一番境界，把從前毒火，多注在一處。朝夜探討，早已染了癆怯之症，吐血絲，發夜熱，醫家只戒少近女色。景先與夫人商量道：「兒子已得了病，一個媳婦，還要勸他分床而宿。若張氏女子再娶將來，分明是油鍋內添上一把柴了。還是立意回了他，不帶去罷。只可惜他已將分嫌，是男是女，這是

我朱家之後，捨不得撒他。景先道：兒子媳婦，多是青

年，只要兒子調理得身體好了，那怕少了孫子，趁着

此子此子尚尚未未分分娩娩，黑黑白白未未分分還還好好辭辭得得，他他若若不不日

之之臨臨產產下下一一子子，到到不不好好撒撒他他了了，而而今今只只把把途途間間不不便

生生去去，去去說說，十十分分說說不不倒倒時時，權權約約他他日日後後來來相相接接便便是

計計謀謀已已定定，當當下下力力辭辭了了張張福福娘娘，離離了了成成都都，歸歸還還蘇蘇州

去去了了，張張福福娘娘因因朱朱家家不不肯肯帶帶去去，在在家家哭哭了了幾幾場場，他他心

裡裡一一意意守守着着腹腹中中消消息息，朱朱家家去去得得四四十十日日後後，生生下下一

子子，因因道道：少少不不得得要要歸歸朱朱家家，只只當當權權寄寄在在四四川川，小小名名就

喚喚做做寄寄兒兒，福福娘娘既既生生得得有有兒兒子子，就就甘甘貧貧守守節節，誓誓不不嫁

人隨你父母鄉里，百般說諭，並不改心，只績紡補緝，資給度日，守那寄兒長成，寄兒生得眉目疎秀，不同凡兒，與里巷同伴一般的孩童戲耍，他每每做了衆童的頭，自稱是官人，把衆童呼來喝去，儼然讓他居尊的模樣，到了七八歲，張福娘送他上學從師，所習詩書，一覽成誦，福娘一發把做了大指望，堅心守去，也不管朱家日後來認不認的事，且不說福娘苦守教子，那朱家自回蘇州，與川中相隔萬里，彼此皆不聞知，過了兩年，是庚子歲，公子朱遜病不得痊，嗚呼哀哉，范氏雖做了四年夫妻，到有兩年不同房，寸

吳見

男尺女皆無，朱景先又只生得這個公子，並無以下  
小男小女，一次只當絕了後代了，有詩爲證，

不幸有三無後大，

誰料兒亡竟絕宗，

早知今日淒涼景，

何故當時忽喪姪，

朱景先雖然仕宦榮貴，却是上奉老母，下撫寡媳，膝  
下並無兒孫，光景孤單，悲苦無聊，再無開眉歡笑之  
日，直至乙巳年，景先母太夫人又喪，景先心事一發，  
只有痛傷，此時連前日兒子帶姪還妾之事，盡多如  
隔了一世的，那里還記得影響起來，又道是無巧不  
成話，四川後任茶馬王渥少卿，聞知朱景先丁了母

金瓶梅

憂，因是他交手的前任官多有首尾的，特差人賞了賻儀奠帛，前來弔你道來的是甚麼人，正是那年朱公子托他討張福娘的舊役，徒步胡鴻，他隨着本處一個巡簡鄒圭，到蘇州公幹的便船來，至朱家，送禮已畢，朱景先問他川中舊事，是件備陳，朱景先是個無情無緒之人，見了手下舊使役的偏喜，是長是短的，婆兒氣消遣，悶懷，那胡鴻住在朱家了幾時，講了好些閒說話，也看見朱景先家裡事體光景在心，便問家人道：「可惜大爺青年短壽，今不會生得有公子，還與他立個繼嗣麼？」家人道：「立是少不得立他一

胡鴻道亦是  
有此人

不總是別人家的肉，那里煨得熟，所以老爺還不會提起。胡鴻道：假如老爺留得一股真骨血在世，老爺喜歡麼？家人道：可知道喜歡，却那里討得出。胡鴻道：有是有些緣故在那里，只不知老爺意思怎麼樣。家人見說得蹊蹺，便問道：你說的話，那里起？胡鴻道：你每豈忘記了，大爺在成都曾娶過妾麼？家人道：娶是娶過，後來因娶大娘子，還了他娘家了。胡鴻道：而今他生得有兒子，家人道：他別嫁了丈夫，就生得有兒子，與我家甚麼相干？胡鴻道：冤屈冤屈，他那會嫁人，還是你家帶去的種哩。家人道：我每不敢信，你這



話對老爺說了，你自說去。家人把胡鴻之言，一一稟朱景先。朱景先却記起那年離任之日，張家女子將次分娩，再三要同到蘇州之事，明知有遺腹在彼地，見說是生了兒子，且驚且喜，急喚胡鴻來問他的信。胡鴻道：小人不知老爺主意怎麼樣，小人不敢亂講出來。朱景先道：你只說前日與老爺做妾的那個女子，而今怎麼樣了？就是胡鴻道：不敢瞞老爺說。當日大爺娶那女子，即是小人在裡頭做事的，所以備知端的。大爺遣他出去之時，元是有娠，後來老爺離任得四十多日，即產下一個公子了。景先道：而今見

細人之言

在那里胡鴻道，這個公子生得好，不清秀伶俐，極會讀書，而今在娘身邊，母子相守，在那里過日。景先道：「難道這女子還不嫁人？」胡鴻道說：「這女子也可憐，他絳衣補裳，趁錢度日，養那兒子，供給讀書，不肯嫁人。」父母多曾勸他，鄉里也有想他的，連小人也巴不得他有這日，在裡頭再賺兩數銀子，怎當得他心堅如鐵，再說不入。後來看見兒子會讀了書，一發把這條門路絕了。景先道：「若果然如此，我朱氏一肌可以，不絕莫大之喜了，只是你的說話可信麼？」胡鴻道：「小人是老爺舊役，從來老實，不會說謊，況此女是小人的。」

首尾，小人怎得有差。景先道：雖然如此，我嗣續大事，非同小可。今路隔萬里，未知虛實。你一介小人，豈可因你一言，造次舉動得胡鴻道老爺信不得。小人一個的言語，小人附舟來的是巡簡鄒圭，他也是老爺的舊吏。老爺問他，他備知端的。朱景先見說話有來因，巴不得得知一個詳細。即差家人請那鄒巡簡來。鄒巡簡見是舊時本官相召，不敢遲慢，忙寫了稟帖來見朱景先。朱景先問他蜀中之事，他把張福娘守貞教子與那兒子聰明俊秀，不比尋常的話說了一遍。與胡鴻所說分毫不差。景先喜得打跌進去，與夫

人及媳婦范氏備言其故，合家驚喜道：「若得如此絕處逢生，祖宗之大慶也。」景先分付備治酒飯，管待鄒巡簡與鄒巡簡商量川中接他母子來蘇州說話。鄒巡簡道：「此路迢遙，况一个女人、一个孩子，跋涉艱難，非有大力不能周全。得直到這裡，小官如今公事已完，早晚回蜀。恩主除非乘此便，致書那邊當道，支持一路舟車之費，小官自當効犬馬之力，着落他母子起身一徑到府上，方可無誤。」景先道：「足下所言實是老成之見。下官如今寫兩封書，一封寫與制置使留尚書，一封即寫與茶馬王少卿，托他周置一應路上。」

事體保全途中母子無虞至于兩人在那里收拾起身之事全仗足下與胡鴻照管停當下官感激不盡當有後報鄒巡簡道此正小官與胡鴻報答恩主之日敢不隨便盡心曲護小公子到府恩主作速寫起書來小官早晚即行也朱景先遂一面寫起書來書云

銓不祿母亡子夭目前無孫前發蜀時有成都女子張氏爲兒妾懷娠留彼今據舊胥巡簡鄒圭及舊役胡鴻俱言業已獲雄今計八齡矣遺孽萬里實係寒宗如綫欲致其還吳而伶仃母子跋

易敢祈鼎力覆庇，使舟車無虞，非但骨肉得以會合，實令祖宗藉以綿延。感激非可名喻也。銓白。

一差發書二封，附與那巡簡將去，就便賞了胡鴻，致謝于少卿相吊之禮，各厚贈盤費千叮萬囑，兩人受托而去。朱景先道是既有上司主張，又有舊役幫襯，必是停當得來的。合家日夜只望好音不題。且說那巡簡與胡鴻，回去到了川中，那巡簡將留尚書的書，去至府中遞過，胡鴻也回覆了王少卿的差使，就遞了舊茶馬朱景先謝帖并書一封。王少卿遂問胡鴻，這書內的詳細，胡鴻一一說了。王少卿留在心上，就

分付胡鴻道，你先去他家通此消息，教母子收拾打疊，停當了來稟着我。我早晚乘便，周置他起身就路。便是胡鴻領着，竟到張家，見了福娘，備述身被差遣。直到蘇州朱家，作吊太夫人的事。福娘忙問朱公子及合家安否。胡鴻道：公子已故了五六年了。張福娘大哭一場。又問公子身後事體。胡鴻道：公子無嗣。朱爺終日煩惱。偶然說起娘子這邊有了兒子，娘子教他讀書，苦守不嫁。朱爺不信，遂問得鄒巡簡之言，相全十分歡喜，有兩封書，托這巡制使與王少卿，要他每設法護送着娘子與小官人，到蘇州。我方纔見

少卿了，少卿叫我先來通知你母子，早晚有便，就  
要請你個動身也。張福娘前番要跟回蘇州，是他本  
心，因不得自繇，只得強留在彼，又不肯嫁人，如此苦  
守，今見朱家要來接他，正是葉落歸根事務，心下豈  
不自喜。一面謝了胡鴻報信，一面對兒子說了，打點  
東歸，只看王少卿發付。王少卿因會着留制使，同提  
起朱景先托致遺孫之事，一齊道這是完全人家骨  
肉的美事，我輩當力任之。適有蜀中進士馮震武，要  
到臨安，有舟東下，其路必經蘇州，且舟中寬廠，儘可  
附人。王少卿知得，報與留制使，各蔡東與馮進士說



了如此兩位大頭惱去說那些小附舟之事你道敢  
不依從麼馮進士分付了船戶將好艚口分別得內  
外收拾潔淨專等朱家家小下船留制使與王少  
卿等贈路費茶果銀兩即着鄒巡簡胡鴻兩人賞發  
張福娘母子動身復着胡鴻防送到蘇州張福娘隨  
別了自家家裡同了八歲兒子寄兒上在張進士船  
上張進士曉得是縉紳家屬又是制使茶馬使所托  
加意照管自不必說一路進發尚未得到這邊朱景  
先家裡日日盼望消息真同大旱望雨一日遇着朝  
廷南郊禮成大賞恩典侍從官員當蔭一子無子卽

待報有子孫來。目前實是沒有待說。沒有  
待報。有人四川勾當去了。雖是未到。不是無指望的。  
道虛了。恩典不成。心裡計較道。寧可先報了名字。  
他日可把人來補蔭。主意已定。只要取下一个名  
字。就好填了。想一想道。還是取一个甚麼名字好。

有恩須債子和孫。爭奈庭前未有人。

萬里已迎遺腹孽。先將名諱報金門。

朱景先輾轉了一夜。未得佳名。次早心下猛然道。蜀  
中張氏之子。果收拾回來。此乃是數年絕望之後。從  
天降下來的。豈非天賜。詩云天錫公純嘏。取名天錫。

既含蓄天幸得來的意思，又覺字義古雅甚妙甚妙，遂把有孫朱天錫填在冊子上，報到儀部去，准了恩蔭，只等蜀中人來頂補，不多幾時，忽然胡鴻復來叩見，將了留尚書王少卿兩封回書來稟道：事已停當，兩位爺給發盤纏，張小娘子與小公子多在馮進士船上附來，已到河下了。朱景先大喜，正要着人出迎，只見馮進士先將帖來進拜，景先接見馮進士，訴出留王二大人相托順帶，令孫母子在船上來，幸得安穩，已到府前說話，朱景先稱謝不盡，答拜了馮進士，就接取張福娘母子上來，張福娘領了兒子寄兒見。

步范氏大娘感起了舊事，全家哭做了一團。  
哥兒逐位拜見過，又合家歡喜。朱景先問張福  
步道：「哥兒可叫得甚麼名字？」福娘道：「乳名叫得寄兒。」  
兩年之前，送入學堂，從師那先生取名天鈞。朱景先  
大驚道：「我因儀部索取恩蔭之名，你每未來到，想了  
一夜，纔取這兩個字，預先填在冊子上送去。豈知你  
每萬里之外，兩年之前，已取下這兩個字作名了。可  
見天數有定，若此，真爲奇怪之事。」合家歎異。那朱景  
先忽然得孫直，在四川去認將來，已此是新聞了。又  
兩處取名適然相全，走進門來，只消補蔭，更爲可駭。

傳將開去，遂爲奇談。後來朱天錫襲了恩蔭，官位大顯，張福娘亦受封章。這是他守貞教子之報。有詩爲證。

娶妾先妻亦偶然，豈知弃妾更心堅。  
歸來萬里繇前定，善念陰中必保全。

楊拍馬甘請杖

富家郎浪受驚

詩云

勅使南來坐画船，袈裟猶帶御爐煙。  
無端重着曹公相，二十皮鞭了宿緣。

這四句詩乃是 剛朝永樂年間少師姚廣孝所作，  
這個少師乃是僧家出身法名道衍，本貫蘇州人氏，  
他雖是個出家人，廣有法術，兼習兵機，乃元朝劉秉  
忠之流。太祖分封諸王各選一高僧伴送之，因道  
衍私下對 燕王說道：殿下討得臣去作伴，臣當送  
一頂白帽子與大王戴，白字加在王字上，乃是個皇

字他藏着亞謎，說道：輔佐你做皇帝的意思。蕭王也有些曉得他不凡，果然而奏。太祖討了他去，後來贊成靖難之功，出師勝敗無不未卜先知。燕兵初起時，燕王問他利鈍如何，他說事畢竟成，不過要得兩日工夫。後來敗于東昌，方曉得兩日是个昌字。他說道：此後再無阻了，果然屢戰屢勝。燕王直正大位，改元永樂，道衍賜名廣孝，封至少師之職。雖然受了獄，街却不肯留髮，還俗，仍舊光着個頭，穿着蟒龍玉帶，長安中出入文武班中，曉得是他佐命功臣。誰不賞敬一日。成祖皇帝御筆親寫他到南海普

陀落伽山進香，少師隨坐了幾號大槎官船，從長江中起行，不則數日，來到蘇州馬頭上，灣船在姑蘇館驛河下。蘇州是他父母之邦，他有心要上岸觀看風俗，比舊同異如何，屏去從人，不要跟隨，獨自一個穿着直裰在身，只做野僧打扮，從胥門走進街市上來行走，正在看玩之際，忽見喝道之聲遠遠而來，市上人雖不見十分驚惶，却也各自走開，在兩邊了讓他的。有的說是管糧曹官人來了，少師雖則步行，自然不放他在眼裏的，只在街上搖擺不避，須臾之間，那個官人看看棹近轎前，皂快人等高聲喝罵道：「禿驢怎



不迴避，少師只是微微冷笑，就有兩個應捕，把他推來搶去，少師口裏只說得一句道：「不得無理，我怎麼該避你的？」應捕見他不肯走，道是衝了節，一把拏住，只等轎到面前，應捕口裏道：「一個野僧衝道，拏了，聽候發落。」轎上那個官人問道：「你是那里野和尚？」這等倔強，少師只不做聲，那個官人大怒，喝教拿下，打着眾人啞了一聲，如鷹擊燕雀，把少師按倒在地，打了二十板，少師再不分辯，竟自忍受了纔打得完。只見府裏一個差人，同一個船上人飛也似跑來道：「那裏不尋得少師爺到，却在這裏。」眾人驚道：「誰是少

師爺承差道、適纔司道府縣各爺多到欽差少師、攔  
老爺船上迎接、說着了小服、從衙門進來了、故此同  
他船上水手急急趕來、各位爺多在後面來了、你們  
何得在此無理、眾人見說、大驚失色、一哄而散、連攔  
那官人的轎夫、把個官來、撇在地上了、丟下轎子、恨  
不爺娘多生兩隻脚、盡數跑了、剛剛剩下得一個官  
人在那裡、元來這官人姓曹、是吳縣縣丞、當下承差  
將出繩來、把縣丞拴下、聽候少師發落、須臾、守巡兩  
道、府縣各官多來迎接、把少師簇擁到察院衙門裡  
坐了、各官挨次參見已畢、承差早已各官面前稟過

少師被辱之事各官多跪下待罪就請當面治曹縣承之罪少師笑道權且寄府獄中明日早堂發落當下把縣丞帶出監在府裡各官別了出來少師是晚卽宿于察院之中次早開門各官又進見少師開口問道昨日那位孟浪的官人在那裡各官稟道見監府獄未得鈞肯不敢造次少師道帶他進來各官道是此番曹縣丞必不得活了曹縣丞也道性命只在霎時戰戰兢兢隨着解人膝行到庭下叩頭請死少師笑對各官道少年官人不曉事卽如一个野僧在街上行走與你何涉定要打他各官多道這是有眼

不識泰山，罪應萬死，只求老大人自行誅戮，賜免奏聞，以寬某等失于簡察之罪，便是大恩了。少師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个柬帖來，與各官看，卽是前詩四句。各官看罷，少師哈哈大笑道：「此乃我前生欠下他的，昨日徭服閒步，正要完這夙債，今事已畢，這官人原沒甚麼罪過，各請安心做官罷了。學生也再不提起了。衆官盡歎伏少師有此等度量，却是少師是曉得過去未來事的。這句話必非混帳之語。看官若不信，小子再說宋時一个奇人，也要求入杖責了前欠的，已有个榜樣過了。這人却有好些奇處。聽小子慢

慢說來，做回正話。

從來有奇人，

其術甚玩世。

一切真實相，

僅足供遊戲。

話說宋朝蜀州江源有一个奇人，姓楊，名望才，字希呂。自小時節，不知在那裡遇了異人，得了異書，傳了異術。七八歲時，在學堂中，便自蹻蹻作怪，專一聚集一班學生，叫他舞仙童，跳神鬼，或扮个劉關張三戰呂布，或扮个尉遲恭，單鞭擊賊，口哩不知念些甚麼，任意隨心搬演。那些村童，無不一一按節跳舞，就像教師教成了一般的。倘觀着實好看，及至舞畢，問那

此童子毫釐不知，一日同學的有錢數百文在書笥中，並没人知道。楊生忽地向他借起錢來，同學的推說沒有。楊生便把手指掐道：「你的錢有幾百幾十幾文？」見在笥中，如何賴道沒有。衆學生不信，羣然啟那同學的書笥看，果然一文不差。于是傳將開去。盡道楊家學生有希奇術。數年紀漸大，長成得容狀醜怪，雙目如鬼，出口靈驗。遠近之人多來請問吉凶休咎。百發百中，因爲能與人抽簡祿馬，川中起他一個混名，叫做楊抽馬。但是經過抽馬說的，近則近應，遠則遠應。正則正應，奇則奇應。且畧述他幾樁怪異去處。

楊家住居南邊有大木一株蔭蔽數丈忽一日寫个  
帖子出去貼在門首道

明日午未間行人不可過此恐有奇禍

有人看見傳說將去道抽馬門首有此帖子多來爭  
看看見了的曉得抽馬有些古怪不敢不信相戒明  
日午未時候切勿從他門首來走果然到了其期那  
株大木忽然摧仆下來盈塞街市兩傍房屋畧不少  
損這多是樹抽馬樞樣過了所以如此又恐怕人不  
知道失誤傷犯故此又先通示得免于禍若使當時  
不知在街上搖擺時節不好似受了孫行者金箍棒

一歷一齊做了肉餅了，又常持縑帛入市貨賣那買的接過手量着，定是三丈四丈長的，價錢且是相應，買的還要討他便宜，短少些價值他並不爭論，及至買成，叫他再量量看出得多少價錢，原只長得多少，隨你是量過幾丈的，價錢只有尺數，那縑也就只有幾尺長了，出去拜客跨着一疋騾子，且是雄健，到了這家門內，將騾繫在庭柱之下，賓主相見，茶畢推說別故暫出，不牽騾去，騾初時叫跳不住，去久不來，騾亦不作聲，看看縮小，主人怪異，仔細一看，乃是紙剪成的，四川制置司有三十年前一宗案牘，急要對勘。



年深塵積，不知下落。司中吏胥，徬徨終日，竟無尋處。有人教他請問楊抽馬，必知端的。吏胥來問，抽馬應聲答道：在某屋某牘第幾，依言去尋，果然卽在那裡。番出來，一日眉山珠禪師造門相訪，適有鄉客在座。那鄉客新得一馬，黑身白鼻，狀頗駿異。楊抽馬見了道：「君此馬不中騎，只該送與我罷了。君若騎他，必有不利之處。」鄉客大怒道：「先生造此等言語，意欲嚇騙吾馬，吾用錢一百千買來的，乘坐未久，豈肯輕爲你賺去麼？」抽馬笑道：「我好意替你解此大厄，你不信我，也是你的命了。今有禪師在此爲證，你明年五

月二十日、宿寃當有報應、切宜記取、勿可到馬房看  
他芻秣、又須善護左肋、直待過了此日、還可望再與  
你相見耳、鄉客見他說得荒唐、又且利害、越加忿怒、  
不聽而去、到了明年此日、鄉客那里還把他言語放  
在心上、果然親去餵馬、那疋馬忽然跳躍起來、將雙  
蹄亂踢、鄉客倒地、那馬見他在地上了、急向左肋用  
力一踹、肋骨齊斷、鄉客叫得一聲阿也、連吼是吼、早  
已後氣不接、嗚呼哀哉、琛禪師問知其事、大加驚異、  
每向人說、楊抽馬靈驗、這是他親經目見的說話、虞  
丞相自荆襄召還、子公亮遣書來叩所向、抽馬荅書

道

得蘇不得蘇，半月去作同僉書。

其時僉書未有帶同字的，虞公不信，以後守蘇臺到官十五日，果然召爲同僉書樞密院事。時錢處和先爲僉書，故加同字，其前知不差如此。果州教授關壽卿名耆孫，有同僚聞知楊抽馬之術，央他遣一僕致書問休咎。關僕未至，抽馬先知已在家分付其妻道：快些造飯，有一關姓的家僕來了，須要待他。其妻依言造飯，飯已熟了，關僕方來，未及進門，抽馬迎着笑道：足下不問自家事，却爲別人來奔波麼？關僕驚駭奔

詳看此  
此一問  
平

道先生真神仙也。其妻即將所造之飯，款待此僕。據馬答書，簡言禍福而去。元來他這妻子，姓蘇，也不是平常的人。原是一個娼家女子，模樣也只中中，却是拿班做勢，不肯輕易見客。及至見過的客，他就評論道：某人是好，某人是歹，某人該興頭，某人該落泊，某人有結果，某人沒散場。恰像請了一個設帳的相士，一般看了氣色，是件斷將出來，却面前不十分明諱。背後說一兩句，無不應驗的。因此也名重一時。來求見的頗多。王孫公子，車馬盈門。中意的晚上也留幾個，及至有的往來熟了，欲要娶他，只說道：目前之人，

皆非吾夫也。後來一見楊抽馬，這樣醜頭怪臉，偏生喜歡道：「吾夫在此了。」抽馬一見蘇氏，便像一向認得的一般道：「元來吾妻混迹于此。」兩下說得投機，就把蘇氏娶了過來，好一似桃花女嫁了周公家，禪一發的。

陰陽有準，禍福無差。

楊抽馬之名，越加著聞，就是身不在家，只消到他門裡問着，也是不差的。所以門前熱鬧，家裏喧闐，王侯貴客，無一日沒有在座上的。忽地一日，抽馬在郡中，郡中中走出兩個皂隸來，少不得是叫做張千李萬。

多是認得抽馬的，齊來聲喏，抽馬一把拉了，兩個  
出郡門來道，請兩位到寒舍，有句要緊話，相央則个。  
那兩個是公門中人，見說請他到家，料不是白差使，  
自然願隨鞭笞，跟着就行。抽馬道：兩位平日所用官  
杖，望乞就便帶了去。張千李萬道：到宅上去，要官杖  
子何用？難道要我們去打那个不成？抽馬道：有用得  
着處，到彼自知端的。張千李萬曉得抽馬是个古怪  
的人，莫不真有甚麼事得做，依着言語，各捐了一條  
杖子，隨到家來。抽馬將出三萬錢來，送與他兩個。張  
千李萬道：不知先生要小人那廂使喚，未曾效勞，怎

敢受賜。抽馬道兩位受了薄意，然後敢相煩。張千李萬道：先生且說將來，可以効得犬馬的自然奉命。抽馬走進去，喚妻蘇氏出來，與兩位公人相見。張千李萬不曉其意，爲何出妻見子，各懷着疑心，不好做聲。只見抽馬與妻每人取了一條官杖，奉與張千李萬道：在下別無相煩，止求兩位牌頭將此杖子責我夫妻二人，每人二十杖，便是盛情不淺。張千李萬大驚道：那有此話。抽馬道：兩位不要管，但依我行事，足見相愛。張千李萬道：且說明是甚麼緣故。抽馬道：吾夫婦目下當受此杖，不如私下請牌頭來，完了這業債。

省得當場出醜。兩位是必見許。則今張千李萬道不當人子。不當人子。小人至死也不敢胡做。抽馬與妻。嘆息道。兩位畢竟不肯。便是數已做定。解禳不去了。有勞兩位到此。雖然不肯行杖。請收了錢去。張千李萬道。尊賜一發出。于無名。抽馬道。但請兩位收去。他日畧畧用些盛情。就是張千李萬。雖然推托。公人見錢。猶如蒼蠅見血。一邊接在手裡了。道。既蒙厚賞。又道是長者賜。少者不敢辭。他日有用。着兩小人處。水火不避便了。兩人真是無功受賞。頭輕腳重。歡喜不勝而去。且說楊抽馬平日祠神。必設六位。東邊二位。



空着虛座、道是神位、西邊二位、却是做夫妻二人、坐着作主、底下二位、每請一僧一道同坐、又不知奉的是甚麼神、又不從僧、又不從道人、不能測、地方人見他行事古怪、就把他祠神詭異、說是左道惑衆、論法當砍首在郡中、郡中准詞、差人捕他到官、未及訊問、且送在監裏、獄吏一向曉得他是有手段的、蹊蹺作怪人、懼怕他的術法利害、不敢加上械扭、曲意奉承他、却又怕他用術逃去、沒尋他處、心中甚是憂惶、抽馬曉得獄吏的意思了、對獄吏道、但請足下寬心、不必慮我、我當與妻各受刑責、其數已定、萬不可逃、自

當含笑受之。獄吏道：先生有神術，總使數該受刑，豈不能趨避？爲何自來就他抽馬道？此魔業使然，避不過的。度過了厄，始可成道耳。獄吏方纔放下了心，果然楊抽馬從容在監，並不作怪。郡中把他送在司理楊信處議罪。司理曉得他是法術人，有心護庇他，免不得外觀體面。當堂鞫訊一番，楊抽馬不辨自己身上事，仰面對司理道：令叔某人，這幾時有信到否？可惜可惜。司理不知他所說之意，默然不答。只見外邊一人走將進來，道是成都來的人，正報其叔訃音。司理大驚退堂，心服抽馬之靈。其時司理有一女久病。

用一醫者陳生之藥，屢服無效。司理私召抽馬到衙，意欲問他抽馬不等開口，便道公女久病，陳醫所用某藥一毫無益的，不必服他。此乃後庭朴樹中小蛇爲祟，我如今不好治得，因身在牢獄，不能役使鬼神，待我受杖後，以符治之，可即平安，不必憂慮。司理把所言對夫人說，夫人道說來有因，小姐未病之前，曾在後園見一條小蛇，緣在朴樹上，從此心中恍惚，得病起的。他既知其根繇，又說能治，必有手段，快些周全他出獄，要他救治，則个司理有心出脫他，把罪名改輕說元非左道惑衆成罪，不過術人妄言，禳罔只

問得个不應決杖申上郡堂去。郡守依律科斷將抽馬與妻蘇氏各決髻杖二十元來。那行杖的阜隸正是前日送錢與他的張千李萬兩人各懷舊恩又心服他前知加意用情手腕偷力蒲鞭示辱而已。抽馬與蘇氏盡道業數該當。又且輕杖恬然不以爲意。受杖歸來立書一符。又寫幾字作一封送去司理衙中。權當酬謝周全之意。司理折開見是一符。乃教他挂在樹上的。又一紅紙有六字寫道。明年君家有喜。司理先把符來試挂。果然女病灑然。留下六字看明年何喜。果然司理兄弟四人明年俱得中選。抽馬奇術。

如此類者不一而足，獨有受杖一節，說是度厄，且預先要求卑隸自行杖責解禳，及後卑隸不敢依從，畢竟受杖之時，用刑的仍是這兩人，真堪奇絕。有詩爲證。

禍福從來有宿根，要知受杖亦前因。  
請君試看楊抽馬，有術何能強避人。

楊抽馬術數高奇，語言如響，無不畏服。獨有一个富家子與抽馬相交最久，極稱厚善，却帶一味狎玩，不有十分敬信。抽馬一日偶有些事幹，要錢使用，須得

二番是中國受心，烈想道：我且蒿惱一个人着來向

富家借貸一用，富家子聽言，便有些不然之色，看官聽說，大凡富人，沒有一個不慳吝的，惟其看得錢財，如同性命一般，寶惜倍至，所以錢神有靈，甘心跟着他走，若是把來不看在心上，東手接來，西手去的，觸了錢神，嗔怒豈肯到他手裏來，故此非慳不成富家，纔是富家，一定慳了，真个說了錢，便無緣，這富子雖與楊抽馬相好，只是見他興頭有術，門面撮哄而已，忽然要與他借貸起來，他就心中起了好些反肚腸，一則說是江湖行術之家，貪他家事，起發他的，借了出門，只當捨去了，一則說是朋友面上，就還得本錢。

不好算利，一則說是借慣了，手脚常要活動，是開不得倒子的，只回道是家間正在缺乏，不得奉命，抽馬見他推辭，哈哈大笑道：好替你借，你却不肯，我只教你喫些驚恐，看你借我不送，那時纔見手段哩。自此見富家子再不提起借錢之事，富家子自道回絕了他，甚是得意。偶然那一日，獨自在書房中歇宿，時已黃昏人定，忽聞得叩門之聲，起來開看，只見一個女子閃將人來，含顰萬福道：妾東家之女也，丈夫酒醉逞兇，橫相逼逐，勢不可當，今夜已深，不可遠去，幸相隣近，願借此一宿，天未明，即當潛回家裏，以待丈夫。

也  
得  
二

酒醒富家子看其模樣儘自飄逸有致私自想道暮  
夜無知、幸得留他伴寢、他說天未明就去、豈非神魁  
不覺的遂欣然應允道、既蒙娘子不棄、此時没人知  
覺安心共寢一宵、明早即還尊府便了、那婦人並無  
推拒、含笑解衣、共枕同衾、忙行雲雨、

一箇孤館寂寥、不道佳人臻至、一个夜行淒楚、誰  
知書舍同歡、兩出無心、略覺情形、忸怩、各因乍會、  
翻驚、意態新奇、未知你弱我強、從容試看、且自抽、  
雜添坎、熱鬧爲先、

行事已畢、俱各困倦、睡到五更、富家子恐天色乍明、



有人知道，忙呼那婦人起來，叫了兩聲，推了兩番，既不見聲響，答應又不見身子展動，心中正疑鼻子中，只聞得一陣陣血腥之氣，甚是來得狠，富家子疑怪，只得起來，挑明燈盞，將到床前一看，叫聲阿也，正是分開八片頂陽骨，澆下一桶雪水來。

你道却是怎麼，元來昨夜那婦人，身首已斫做三段，鮮血橫流，熱腥撲鼻，恰像是纔被人殺了的，富家子慌得只是打顫，心裏道，敢是丈夫知道，起來殺了他，却怎不傷着我，我雖是弄了兩番，有些疲倦，可也忒睡得死，同睡的人，被殺了，怎一些也不知道，而今事

已如此，這尸首在床，血痕狼籍，倏忽天明，他丈夫定然來這裡討人，豈不決撒？若要併疊過，一時怎能乾淨得？這禍事非同小可，除非楊抽馬他廣有法術，或者可以用甚麼障眼法兒，遮掩得過，須是連夜去尋他，也不管是四更五更，日裡夜裡，正是慌不擇路，急走出門，望着湯抽馬家裡，亂亂撞撞跑將來，撞鼓也似敲門，險些把一雙拳頭敲腫了，楊抽馬方纔在裡面答應出來道：是誰？富家子忙道：是我，是我，快開了門，有話講。此時富家子正是

急驚風撞着了楊郎中。

抽馬聽得是他聲音。且不開門。一路數落他道。所貴朋友交厚。緩急須當相濟。前日借貸些少。尚自不肯。今如此黑夜來。叫我甚麼幹。富家子道。有不是處。且慢講快。與我開開門。着抽馬從從容容。把門開了。富家子一見抽馬。且哭且拜道。先生救我奇禍。則个抽馬道。何事恁等慌張。富家子道。不瞞先生說。昨夜黃昏時分。有个隣婦投我。不合留他過夜。夜裡不知何人所殺。今橫尸在家。乃飛來大禍。望乞先生妙法救解。抽馬道。事體特易。只是你不肯顧我。緩急我顧你。緩急則甚。富家子道。好朋友。念我和你往來多時。前

開符不怪  
香極末池  
佛脚正是  
此等入

且偶因缺乏多有得罪今若救得我命此後再不敢  
吝借在先生面上了抽馬笑道休得驚慌我寫一符  
與你拿去貼在所臥空中亟亟開了房門切勿與人  
知道天明開看便知端的富家子道先生勿耍我倘  
若天明開看仍復如舊可不悞了大事抽馬道豈有  
是理若是如此是我符不靈後來如何行術況我與  
你相交有日怎悞得你只依我行去包你一些没事  
便了富家子道若果蒙先生神法救得當奉錢百萬  
相報抽馬笑道何用許多但只原借我二萬足矣富  
家子道這個敢不相奉抽馬遂提筆画一符與他富

此時偏來  
判了

家子袖了急去，幸得天尚未明，慌慌忙忙，依言貼在房中，自身走了出來，緊把房門閉了，站在外邊，牙齒還是捉對兒，厮打的氣也不敢多喘，守至天大明了，纔敢走至房前，未及開門，先向門縫窺看，已此不見甚麼狼籍意思，急急開進看時，但見乾乾淨淨，一牀被臥，不會有一點漬污，那裡還見甚麼尸首，富家子方才心安意定，喜歡不勝，隨即備錢二萬，併分付僕人，攜酒持肴，特造抽馬家來叩謝，抽馬道：「本意只求貸二萬錢，得此已勾，何必又費酒肴之惠？」富家子道：「多感先生神通廣大，救我難解之禍，欲加厚酬，先生

又分付只須二萬，自念莫大之恩，無可報謝，聊奉卮酒，圖與先生遣興突談而已。抽馬道：「這等須與足下痛飲一闋，但是家間窄隘無趣，又且不時有人來尋攪擾，誰查不得快暢。」明白攜此酒榖，一往郊外，盡興何如。富家子道：「這個絕妙。」先生且留此酒肴自用，明日再攜杖頭來，邀先生郊外一樂可也。抽馬道：「多謝多謝。」遂把二萬錢與酒肴多收了進去。富家子別了回家，到了明日，果來邀請出遊。抽馬隨了他到郊外來行不數里，只見一個僻淨幽雅去處，一條酒帘子，飄飄揚揚在那里。抽馬道：「此處店家潔靜，吾每在此。」

集

小飲則个富家子即命僕人將盒兒向店中座頭上安放已定相拉抽馬進店相對坐下喚店家取上等好酒來只見裡面一个當壚的婦人應將出來手擎一壺酒走到面前富家子擡頭看時喫了一驚元來正是前夜投宿沒殺的婦人面貌一些不差但只是像个初病起來的模樣那婦人見了富家子也注目相視暗暗癡想像个心裡有甚麼疑惑的一般富家子有些鴻突問道我們與你素不相識你見了我們只管看了又看是甚麼緣故那婦人道好教官人得知前夜夢見有人邀到个所在乃是一所精緻書房

內中有少年留住，那個少年模樣頗與官人有些厮像，故此疑心。富家子道：「既然留住，後來却怎麼散場了？」婦人道：「後來直至半夜，方纔醒來，只覺身子異常不快，陡然下了幾斗鮮血，至今還是有氣無力的。」平生從來無此病，不知是怎麼樣起的。楊抽馬在旁，只不開口，暗地微笑。富家子曉得是他的作怪，不敢明言，私念着一晌歡情，重賞了店家婦人，教他服藥調理。楊抽馬也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張符來，付與婦人道：「你只將此符貼在睡的床上，那怪夢也不做，身體也自平復了。」婦人喜歡稱謝，兩人出了店門，富家



子理怨楊抽馬道前日之事正不知禍從何起元來  
是先生作戲既累了我受驚又害了此婦受病先生  
這樣要法不是好事抽馬道我只召他竟來誘你你  
若主意老成那有驚恐誰教你一見就動心營勾他  
不驚你驚誰富家子笑道深夜美人來至遮莫是柳  
下惠魯男子也忍耐不住怎教我不動心雖然後來  
喫驚那半夜也是我受用過了而今再求先生致他  
來與我敘一敘舊更感高情再容酬謝抽馬道此婦  
與你元有些小前緣故此致得他竟來不是輕易可  
以弄術的豈不怕鬼神責罰麼你夙債原少我二萬

錢只爲前日若不知此，你不肯借，偶爾作此頑耍勾當，我原說二萬之外，要也無用，我也不要再謝你，也。不得再妄想了。富家子方才死心塌地，敬服抽馬神術，抽馬後在成都賣卜，不知所終。要知，雖是絕奇術法，也脫不得天數的。

異術在身

可以驚世

若非風緣

不堪輕試

杖旣難逃

錢豈妄觀

不過前知

游戲三昧